

火华:赞美草原的诗人

文/李悦 王新民



火华

我们与火华有着四十多年的友谊,每当耳边响起“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那优美的旋律,我们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与他交往的岁月。他比我们年长,是1942年生人,他的出生地怀柔宝山镇郑栅子村,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他出生不久便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的生命历程,这个传奇故事他曾经给我们讲过多次。

那是火华刚满一周岁的时候,他得了重病,昏死了过去。按照当地的习俗,穷人家的孩子死了就扔到山上,任由狼和野狗叼走。母亲含泪给孩子做了一件小袄穿上,随后把他送到山上一座破庙里。母亲把孩子放到神坛上不忍离去,想着自己苦命的孩子,失声痛哭,哭了好长时间,突然听见有个响动,母亲一下子扑了上去,用手指试试他的鼻息,发现有了微弱的呼吸,母亲急忙活动着孩子的胳膊腿,揉着孩子的身子。只听“哇”的一声,孩子哭出声来,母亲惊喜道:“我的孩子还活着!”这段起死回生的传奇,也许预示了火华今后能够大有作为。

火华虽然活了过来,母亲不久却去世了,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供他先后读了小学和中学。火华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很刻苦,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他担任了学习班长,并开始在校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还得到团中央的称赞。

1968年火华大学毕业,在接受了两年多的部队再教育后,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报社当记者。在兵团的日子里,他写下了许多优秀的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积累着他的生活素材,提高着他的写作技巧。1972年,火华在报纸上发表了长诗《青春颂》,用艺术的语言歌颂了兵团两个救火牺牲的英雄,在全军引起轰动,从此火华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

1975年夏天,火华到锡林郭勒盟开会,才真正接触到草原。近半个世纪后,火华谈起第一次到草原的感受时依然那样激动:“草原上到处是鲜花,同一种花都集中在一起,这一片如皑皑

白雪,那一片像蓝色的海洋,紫色的花朵仿佛是天边的云霞,任何笔墨都难以描摹草原的神韵。”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丽风光触动了火华的灵感,诗情在他内心涌动,寻找着表达的出口。于是在会议结束后,火华提出留下来体验牧区生活。那段时间他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得十分融洽。

从草原回来后,火华开始苦心创作,可当无限情感落实到笔尖上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真切地描摹出内心对草原的热爱,写出让人满意的诗句。直到第二年,兵团解散,火华调入内蒙古军区文工团任创作组组长。因要参加全军文艺汇演,需要新歌,那段在草原生活的记忆在火华心中一下被唤醒了:在辽阔的草原上,在牧民亲人般的热情中,火华突然感觉到了蒙古包中有着家的温暖,于是第一句诗就自然流淌出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接着一句接一句,歌词奔涌而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高压电线云中走,清清的河水映晚霞。草库伦里百鸟儿唱,牛羊好像珍珠洒。啊!灿烂阳光照草原,草原风光美如画。灿烂阳光照草原,草原建设跨骏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第一个版本就这样诞生了。当时就由内蒙古军区文工团副团长阿尼布和为它谱了曲,参加了汇演。

1977年青年作曲家阿拉腾奥勒看到歌词后十分喜欢,于是重新谱写了曲子,送给了内蒙古歌舞团的德德玛。说来很有戏剧性,德德玛能够有机会出来独唱这首歌,还要感谢一次意外。1978年德德玛到广州演出,当时的独唱演员由于突然生病不能上场,导演临时找了原来准备演二重唱的

德德玛补台救场,德德玛只得将已经练了一段时间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呈现给观众。没想到这首歌竟大受欢迎。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而且音域也很适合德德玛。于是,经广东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逐步在全国传唱开了。

有一次,德德玛刚唱完这首歌,就有一位华侨到后台找到她,他说这首歌很好,建议把这首歌的词再作修改,使它成为一支纯粹歌颂家乡和歌颂自然的绿色之歌。德德玛把这个意见对火华讲了,火华当即同意修改,就将“高压电线云中走”改成了“彩蝶纷飞百鸟唱”,“清清的河水映晚霞”改成了“一湾碧水映晚霞”,最后两句“灿烂阳光照草原,草原建设跨骏马”改为“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修改后的歌词,不仅准确地描绘了草原的壮美,而且更加生动超脱,不再拘泥于时代背景,充分展现了草原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1980年这首歌作为世界优秀歌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从此走向世界。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取得的成功,并未让火华止步不前,数十年来他更加努力,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散文作品。

1990年,火华从内蒙古军区转业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担任党委书记,随后又到内蒙古文化厅,担任领导职务,业余时间继续进行着诗词和书法的创作。

火华退休后,写了一首介绍自己一生经历的诗,有一次他给我们全文朗诵了一遍。那诗写道:“小时候我是打补丁的农民,忙起来像故乡奔腾的小河。长大后我

穿一身国防绿,风雪高原上的红星一颗。这个时候青春与诗情迸发,在我的笔下开出诗的花朵,不知何时我又走进了曲谱,让美丽的草原涌入人们的心窝。居领导岗位偏爱上了书法,在黑白的世界里寻找自我。退休以后,我参加了对外文化交流。我的名字叫火华,烧火的火,中华的华,生命是一首燃烧的歌。”朗诵之后,他又对我们说:“这首诗写了我这一辈子做的主要事情。一个是文学,写诗和歌词,中国把歌词放到音乐中,所以也算音乐人;还有书法、对外文化交流,厅局长五个方面,我是在五条路上跑的车,厅局长退休以后就不当了。那么另外四条路,还得接着往前推进,接着走,一直走到现在。我觉得这样才不虚度年华。”

火华确实没有虚度年华,他在以上五个方面都有突出成绩。他不仅著有大量的诗词集:《军垦新曲》《边防号角》《火华诗选》《军马歌》《珍珠河》《塞上星辰》《火华诗词选》,而且他的书法作品也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2009年,火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火华退休后,还先后出版了《火华诗歌400首》《火华忆名人》《火华诗集》《精彩世界》四本书。我们曾在《北方新报》上给《火华诗集》写了评论,题目是《意境优美,品位高雅——〈火华诗集〉读后》。文中写道:“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用八个字评价火华的诗词:‘诗情如火,歌我中华’。著名词作家乔羽用‘火之光华’四个字来赞美火华的诗词。”两位诗词泰斗强调的是火华诗歌的精神品位。《火华诗集》处处表现出火华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立场,他用满腹如火的激情歌颂祖国,歌颂中华民族,歌颂中华传统文化。读他的诗,读者内心能够被唤起民族自豪感,得到精神力量,受到激励和鼓舞。

祝火华身体健康,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文学速读

寂寞秋荷

文/王纯

这片荷塘,不久前还是风光无限,热闹非凡。接天莲叶,花开万朵,荷香清远,吸引着人们围拢过来,对着满塘荷花拍照片、录视频。大家在荷塘边摆各种姿势,做各种表情,忙得不亦乐乎,都想借荷花之美为自己增一点色彩,荷塘显得一派喧嚣。那时候的荷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她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可时光如刀,不动声色地把三千繁华一点点切割掉了。花开一瞬,季节转换。转眼之间,到了秋季。一场秋雨,再加上一场秋风,整个世界的底色都变了,荷塘也呈现出明显的衰败景象。

无穷碧叶变色,万朵荷花开尽,荷塘显出精疲力竭的模样。荷叶不再是鲜亮的碧绿色,而开始渐渐变黄,有的叶子已然枯败。曾经开得辉煌灿烂的荷花也到了谢幕之时,荷塘里只有零星的荷花在开放。我想起初夏时分,荷塘里也是只有零星的荷花在开放,不过那时候更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满塘都是希望和憧憬,与如今的荷塘格调完全不同。幕起与幕落,当然是不同的。很多荷花谢了之后,生出了莲蓬,而莲蓬也不再是青涩的样子,一些已经成熟,显露出了干枯。

此时的荷塘,早已没了当初的繁华热闹。走在荷塘边,很久都不会遇到一个人。荷塘真的是寂寞啊,大家往往对花开正盛感兴趣,谁会流连衰落的荷塘呢?荷塘就像一个曾经创造辉煌的人,享受过鲜花簇拥、掌声雷动的激动时刻,也体验过众星捧月、独享荣耀的人生巅峰。可没有谁的人生永远都在巅峰,如同没有谁的青春会永驻。繁华散去,盛宴落幕,再辉煌的时刻都将成为过往,再激昂的人生也会慢慢回落。平淡,是最终的归宿。寂寞,也是最终的归宿。

然而我发现,即使荷塘已过鼎盛时期,那些三三两两开着的荷花,依旧开得一丝不苟。她的每一个花瓣都是那么舒张而润泽,开起来依旧鲜活丰润,仿佛丝毫不受她身边枯枝败叶的影响,反而在那样的背景衬托下,愈发有了动人心魄的美。不过这种美,少有人欣赏,是寂寞的独唱,是孤单的低吟,不再能吸引众多的目光。

不远处,秋天的野菊花正开得灿烂,明黄色的,那么惹眼,很快就吸引了人们的眼光。视线再拉远一些,是有着凄美之风的秋日芦苇,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蒹葭苍苍,芦苇白茫茫一片,算是荷塘附近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是新鲜的,人们很感兴趣,围拢在那里,就像当初围拢在荷塘一样。而如今,荷塘被人们遗忘了。

秋色苍茫,暮晚的风里,有零星的荷花在悄然开放,开得依旧竭尽全力。寂寞秋荷,倾情绽放。无论有没有人欣赏,她们只管开到最美,仿佛要留下一首关于荷塘的绝唱。秋风飒飒,荷花迎风独自开。她们孤独地起舞,优雅地歌唱,好像丝毫没有不被冷落的不甘和怨怼。她们在用宠辱不惊的姿态,演绎繁华落后是平淡,演绎人生有味是清欢。其实,谁的人生最后不是剩下一个人的平淡和安然?

秋荷依旧是美的,美得卓尔不凡,美得超脱自在。原来,寂寞只是表象,淡然才是其精髓。